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的伦理身份之惑

The Predicament of Identity Clarification in *The Nick Adams Stories*

熊 卉 (Xiong Hui)

内容提要: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是以主人公尼克为中心, 由菲利普·杨按照海明威写作的顺序整理出版的一个短篇故事集。如果我们把所有故事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进行解读, 就会发现尼克在整个故事中经历了不同伦理身份确认与否的困惑。童年时代的尼克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对自己的伦理身份非常明确, 他视自己是“自然之子”。然而, 对“自然之子”这一伦理身份的过度迷恋使他步入社会时难于寻找到合适的社会伦理身份, 他于是成为一个“迷惘的人”。但是, 尼克并没有彻底迷失, 他不断地通过写作、阅读和回忆来进行自我道德教诲, 使自己走出伦理身份的困惑。

关键词: 厄内斯特·海明威;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伦理身份; 道德教诲

作者简介: 熊卉,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 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13&ZD12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课题资助。

Title: The Predicament of Identity Clarification in *The Nick Adams Stories*

Abstract: *The Nick Adams Stories* is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written by Ernest Hemingway centering on the character Nick Adams, chronologically rearranged by Philip Young. Reading these stories as a whol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Nick Adams has experienced the predicament of identity clarification. In his childhood, the intimacy with the natu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s his natural identity. He regards himself as “the son of nature.” Being too obsessed with such an identity, Nick has great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his social identity. As a result, Nick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confirm his social identity so that he often falls back on his natural identity,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lost generation. Caught between the predicament of identity clarification, Nick resorts to reading, writing and recollection as a way of self-moral teaching.

Key words: Ernest Hemingway; *The Nick Adams Stories*; ethical identity; moral

teaching

Author: Xiong Hui is Lecturer at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9, China), and a Ph. 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elainexiong0116@sina.com).

在海明威笔耕不辍的近四十年间，他创作出了一系列跃然于纸上的人物，其中尼克·亚当斯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形象。海明威关于尼克的作品散见于《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胜者无所得》（1937）三个短篇小说集，后来菲利普·杨在海明威留下的未曾出版的手稿中又发现了八篇新作，于是在1972年按时间顺序排列出版了《尼克·亚当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以下简称为《故事集》），并指出通过这样的排列，“长久以来根本没有被广泛地认为是个前后贯穿的角色的尼克·亚当斯，便清晰地凸现为海明威作品中一长串他本人化身中的第一个”¹。然而自《故事集》出版至今，国内鲜有把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系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的评论出现。

本文认为如果把这一系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读，则会发现尼克经历了从“自然之子”伦理身份的确认到社会伦理身份的困惑的心路历程。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只要是身份，无论它们是指社会上的身份，还是家庭中的身份，学校中的身份等，都是伦理身份”（聂珍钊 265），而伦理身份的确立则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 264）。在《故事集》中，当尼克明确了自己的血亲伦理身份之后，开始试图慢慢确立他的其它伦理身份。换句话说，他进入道德成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和社会是两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尼克在确认了自己和自然的伦理关系之后，却由于过度依赖于这一关系而陷入了关于自己社会伦理身份无法确认的困惑之中。尼克确认身份和解除自己困惑的方式则是通过阅读、写作和回忆进行道德教诲。同时，《故事集》还以高超的叙事策略展现了尼克伦理身份由确定走向不确定的变化过程。

一、尼克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确立

在尼克确立自己和自然的伦理关系过程中，由于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到森林里去狩猎、钓鱼，自然成为尼克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尼克不仅深爱着大自然，而且还能在大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大自然能为尼克抚平伤痛，使他远离悲痛，恢复平静。所以，尼克与大自然的关系就像

1 【美】海明威：《尼克亚当斯故事集》，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页。本论文中《故事集》的引文译文均来自此书，以下仅注明页码。

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他视自己为“自然之子”。从伦理身份的角度考虑，可以说尼克逐渐确立了他“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

尼克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的确立首先表现在尼克逐渐发展的对自然的爱和依恋。在《故事集》中，尼克最喜欢做的两件事情都与自然有关——狩猎和钓鱼，因此就有了以下着墨于自然景物细节的描写：

随着那翠鸟在水面上的影子朝上游掠去，一条大鳟鱼朝上游窜去，构成一道长长的弧线，不过仅仅是它在水中的影子勾勒出了这道弧线而已，跟着它跃出水面，被阳光照上，这就失去了影子，跟着它穿过水面回进溪水，它的影子仿佛随着水流一路漂去，毫无阻碍地直漂到它在桥底下常待的地方，在那里紧绷着身子，脸冲着流水。（196）

如此细致灵动的景物描写是由叙述者从尼克的视角来观察叙述的，生动地写出了鳟鱼在水中的情景。贯穿在整个故事集中有多处这样关于尼克钓鳟鱼时的细节描写，尼克钓鱼动作的娴熟以及对鳟鱼生活习性的谙熟，这些都反映了尼克对大自然的熟悉热爱程度。《两代父子》中，叙述者从尼克的视角回溯他和父亲的关系时说到：“他今年三十八岁了，爱钓鱼、爱打猎的劲头还不下于当年第一次随父亲出猎的时候。他这股热情从不曾有过丝毫的衰减，我真感激父亲培养了他这股热情”（287）。苏珊·比格尔（Susan Beegel）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解读这一短篇时提到森林的砍伐：“给热爱荒野、狩猎和钓鱼的海明威父子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伤痛……这种伤痛在尼克·亚当斯的故事中也比比皆是”（Beegel 85）。由此，自然在尼克生命中的重要可见一斑，同时文本也暗含了海明威本人对大自然的情愫。

尼克在大自然中不仅获得了钓鱼和狩猎时的快乐，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中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这让他进一步确立了他和自然的伦理关系，他视自己为“自然之子”，一个随时需要自然呵护的孩子。《三下枪声》中，尼克跟着父亲和叔叔到林子里露营，父亲和叔叔去夜钓，尼克独自回到帐篷时突然感到害怕了，但是“尼克感到只要能听到一声狐狸叫，或者猫头鹰啼啊什么的，就放心了”（3）。让尼克害怕的不是没有父亲叔叔陪伴的孤独，而是感觉不到动物存在的自然，因为动物对于尼克而言乃是超越于人伦之间的重要的伦理关系。遵从父亲的话，当他害怕时就开三下气枪。开完枪之后，“他听见枪子在林间摧枯拉朽，一掠而过。他只要一开了枪就没事了”（4）。他不再害怕不是因为父亲马上能回来，而是枪子摧枯拉朽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大自然的存在。《印第安营地》中，尼克跟着父亲来到印第安营地为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女接生。整个夜晚，尼克亲眼目睹了女人的生产过程和她丈夫的莫名自杀之后，随父亲返回的清晨，“太阳正从背后升起来。一条鲈鱼跃出水面，激起一个水圈。尼克伸手在水里，朝前溜去。清早冷飕飕的，手倒

觉得很温暖”(12)。叙述者显然是从尼克的视角来看清晨的湖面。叙述者没有表现尼克的恐惧或无助感,而是尼克在目睹了生与死的艰难与残忍之后,看到了是大自然的美景和温暖,这说明大自然能够让他忘却伤痛。尼克进而“蛮有把握地相信自己永远不会死”(12),他确认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这样的身份让尼克坚信大自然的永恒。在《阿尔卑斯山牧歌》中,第一人称叙事通过内聚焦的方式使读者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透过尼克的眼光同样看到了“阳光灿烂的五月早晨”,也和尼克一样认为“这坟墓穴的事儿看来像是不真实的。(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人会死去”(269)。这种人物叙事情境显然还增强了叙述的可靠性,让叙述者尼克更加明确了自然在他生命中的意义,他热爱大自然,同时也需要自然给他心灵的慰藉,他视自己为“自然之子”。

从生态伦理学角度来看,“人类在自身进化中继自然共同体之后与自然之间所形成的空间结合形态”是社会共同体。“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社会共同体是人努力摆脱原始的生物必然性的支配,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独立自我的存在方式”(郑慧子 136-137)。然而,由于尼克视自己为“自然之子”,他并不想彰显自己在自然中的主体性地位,相反,他选择依赖于大自然带给他的平静。因而在遇到问题时,他总是回归他的“自然之子”伦理身份,选择逃避。《最后一方清净地》中,猎监员因为尼克捕杀鳟鱼去他家抓他,尼克妹妹给他报信。尼克并不想束手就擒,他妹妹也不想尼克被逮住,所以尼克决定带着妹妹逃跑。对自然环境非常熟悉的尼克决定带着妹妹走进森林深处,于是一次逃亡演变成一场自然探险之旅。海明威在这个短篇中采取了零聚焦的叙述模式,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尼克进入森林后,引领着妹妹玩味森林的静谧:“你且好好玩味眼下的这种气氛,小妹。这对你可有好处哩。从前的森林就都是这样的。这片森林怕是眼前还留下的最后一方清净地了。这儿是从来没有人来过的”(92)。小说以尼克提议为妹妹念《呼啸山庄》告终,并没有进一步讲明兄妹俩被追捕的结局是怎样的。这样的开放式结局暗示着兄妹俩陶醉与大自然之中,尼克对于自然带给他的力量深信不疑。

既然尼克确立了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他也会做出与之相应的伦理选择。《大双心河》描述的就是尼克在遭遇战争创伤后,再次走入自然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伦理选择。作为海明威冰山风格的最好例证,《大双心河》的文本本身呈现的是尼克扎营钓鱼的故事,但这仅仅是八分之一,那没有呈现出来的八分之七是战争给尼克带来的压抑。因此,已经有不少学

者论及了尼克战后还乡的本质目的¹。然而，笔者认为尼克做出这一选择正是因为他明确自己“自然之子”的身份，明确自然能给他带来什么。在自然中，自然的景色和钓鱼可以让他很兴奋，让他又看到生活的希望。兴奋之余，尼克会直接跳出来和读者传递他的钓鱼经验：

在黑河上你是总能钓到大鱼的。太阳下了山，它们全都会游到外面激流中去。太阳下山前使河水射出一片耀眼的反光，就在此时，你可能在激流中的任何地方使一条大鳟鱼上钩。但是那时简直没法钓鱼，水面耀眼得就像阳光下的一面镜子。当然啦，你可以到上游去钓，可是在黑河或这条河那样的河道上，你不得不逆水吃力地走，而在水深的地方，水会朝你身上直涌。这样大的激流，到上游去钓鱼可并不有趣。（214）

这是一段自由直接引语，它是“叙述干预最轻、叙事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申丹 299）。海明威以这样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尼克此刻的一种轻松忘我的状态。当然，尼克越是轻松忘我，越是能表现他想要逃离现实的欲望，越是能表现战争给他带来的创伤。

总而言之，在书写尼克确立“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的叙事进程中，不论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海明威都是从尼克的视角进行的，表明尼克对于自己和自然的伦理关系确认无疑。尼克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帮助他确立了“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也导致他在遭遇挫折时返回自然寻求庇护。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自然的过度亲近导致了尼克社会交际能力的不足，使得他无法清楚认识自己和社会的伦理关系，进而无法确认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

二、尼克关于社会伦理身份的困惑

把《故事集》视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完整地呈现了尼克成长的轨迹：从孩童到青少年，再到士兵、丈夫和父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尼克，那么尼克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意味着一种伦理身份的确立以及与这一身份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尼克应该通过一系列伦理选择确定自己和社会的伦理关系，这包括他在家庭的和社会的身份。然而，问题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由于对“自然之子”伦理身份的过度依恋，尼克无法厘清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对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尤为困惑。

1 詹姆斯·费伦认为在《大双心河》中，钓鱼对尼克具有一种治愈力。参见 James Phelan, “Now I Lay Me: Nick’s Strange Monologue, Hemingway’s Powerful Lyric, and the Reader’s Disconcerting Experience” in Paul Smith 编：《<海明威短篇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3。马克·西里诺也提到尼克在经历战争创伤后想要回归自然简约的生活。参见 Mark Cirino, “Hemingway’s ‘Big-Two Hearted River’: Nick’s Strate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Mental Control”,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7. 2 (2011):115-140.

青少年是形成社会认知的重要时期，但是已经确立的和自然的伦理关系让尼克早已习惯并依赖于自然的简单纯粹，他很难适应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在遭遇困难或挫折时只能做出逃避的选择。菲利普·杨给《故事集》的第二部的五个短篇故事命名为“他独自”，即青少年时期的尼克独自走入社会，慢慢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但是他的遭遇并没有让他顺利地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五个短篇中的第一部《世上的光》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尼克的视角，引领着读者和他一起去寻找“世上的光”。然而，初入酒吧，尼克遭遇的是酒保的冷漠。酒保是一个看到钱才会服务的人，面对尼克朋友汤姆对臭猪脚的抱怨也置之不理。失望之余，尼克领着读者继续走入“人头济济”的火车站。初涉世事的尼克好奇心强，观察也很仔细。然而，在车站他没有找到他希冀的光。他满怀真诚地跟车站的人说话，得到的却是一阵调侃。感觉“外面漆黑一团”（34），所以他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前行，表现在叙事技巧上，就是第二部的后四篇都是以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全知第三人称叙述旨在使读者能够感到叙述者的存在，这样拉开了尼克和他所处的环境之间的距离，表现出尼克对融入社会的犹豫和不安。《拳击家》和《杀手》两个短篇就以这种方式书写了尼克面对暴力时的困惑。尼克因为偷搭货车被扳闸工揍了一顿，于是他暗自发誓“早晚总有一天要跟他算账”（43）。然而，当看到拳击手阿德·弗朗西斯毁了形的脸庞和发疯的样子，尼克明白用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杀手》中，尼克去给要被刺杀的奥尔·安德瑞森先生送信，劝他逃离却被莫名其妙地拒绝。这让尼克更看不懂这个世界了：“他明明知道自己就会送命，还在屋里等着，我想起来就受不了。这他妈的太可怕了”（68），所以尼克决定离开这个小镇。他的逃避导致他从一开始试图确认自己社会伦理身份时就陷入了窘境。

青少年时期的尼克没有建立对社会清晰的认知，从而无法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这导致他后来对于他无论是作为朋友、恋人，还是作为士兵以及丈夫这些伦理身份所应承担的责任都模糊不清，以致于他害怕确认这些身份，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一方面，从朋友和恋人的身份来说，青少年时期的遭遇导致他无法建立对任何人的信任。如果说唐纳德·戴克（Donald Daiker）为尼克的辩护成立的话¹，那么为什么他仍然要和玛乔丽分手？是因为好朋友比尔的劝说吗？事实上尼克并不信任比尔，这从《三天大风》中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比尔谈及尼克和玛乔丽结束关系这件事时，比尔对尼克的做法表示了肯定“男人一旦结了婚就彻底完蛋了”，然而自始至终尼克都是“一言不发”（233）。尼克并不愿意和朋友交换心底的真实想法。事实上，尼克认为是他自己“打发她走的。这是一切的关键”（234）。他打发

1 他认为尼克对玛乔丽是充满着尊敬、关系和真爱的。参见 Donald A. Daiker, "In Defense of Hemingway's Young Nick Adams: 'Everything Was Gone to Hell Inside of Me'" in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57. 2 (2015): 242-257.

玛乔丽走的原因正是因为和玛乔丽这样亲密的关系让他无所适从。在结束了恋人关系后，“他感到高兴了。什么事都没有结束。什么都没有失去过... 大风把它从他头脑里刮走了”（237）。在尼克试图确立“朋友”和“恋人”的伦理身份时，“大风”再次成为自然的象征出现在尼克做伦理选择的过程中，成为尼克拒绝进一步社会关系的建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被卷入到战争的尼克更是困惑不已，甚至产生了对婚姻的恐惧。短篇《我躺下》和《在异乡》把读者带入人物叙述情境，使读者跟随尼克一起感受身处战争时的彷徨。曾经因为热爱自然相信生命永恒的尼克在战争中不断遭遇伤亡，于是他“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189），他甚至不敢入睡，因为他总认为“如果我在黑暗中闭上眼，忘乎所以，我的灵魂会出窍”（159）。有一天，另一位无法入睡的士兵约翰试图劝尼克赶紧结婚，因为“结了婚就不会犯愁了”，而且他还试图给尼克娶什么样妻子的意见，在约翰一连串的问题和建议下尼克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会考虑的..... 我会考虑的..... 行啊.....”，他似乎听进去了，但最后的“我们想法睡一会儿吧”（167）揭示了尼克的真实想法。也许他只是想聊个天打发时间，而当约翰提到了婚姻时，他并不打算接受约翰的建议，所以他想尽快结束这个对话。另一方面，很具讽刺意味的是，约翰结了婚，可他依然也是夜间睡不着，说明结婚了并不会如他自己所说“不会犯愁了”。到后来，虽然尼克还是结了婚，但是他的妻子海伦是缺场的。即使是在《新婚之日》的小短篇里，能发出声音的只有尼克的朋友。叙述者用了极具隐喻意义的“路又黑又长”（256）来暗示两人未来婚姻之路的坎坷。

尼克还陷入了关于种族文化身份的困惑，这主要体现在尼克和其他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的不同之处。海明威主要是通过身体体味的书写来表现这一困惑的。印第安人在白人眼里都是一个味儿，这表明在白人世界印第安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正如乔·加纳一家，他们认为印第安人身上的味道和臭鼬的味道无异，甚至连穿着都是一模一样的。然而，在尼克看来，印第安人发出的是“股甜腻腻 (sweetish) 的气味”（27）。“甜腻腻”表现了尼克的复杂情绪。一方面他认为印第安人“都是挺好的”（296），因为他有一个印第安女友，而且正是这个印第安女友让他认识了两性问题。所以当加纳一家打趣他的印第安女友的时候，他内心底是感到很高兴的。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摆脱他的白人优越感。在他看来，“印第安人没有一个发的..... 印第安人就是这副德行”（28-29）。所以，当他知道他的印第安女友可能还有另一个男友的时候，他并没有真真切切地受伤，“如果我这么难受，我的心一定碎了”（22）。因为在感受爱情伤痛之前，他更多的应该是庆幸自己不用再纠结于印第安人和白人的距离，所以“他醒了老半天才想起自己的心碎了”（22）。尼克对印第安人这种若即若离的复杂情绪体现出海明威敏锐的种族伦理批评意识，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海明威对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等他者表

现出一种变化不定的矛盾心理”（于冬云 139）。

由于尼克对自己一系列需要确立的伦理身份都没有积极确认甚至是逃避，所以他始终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大双心河》就通过使用不可靠叙述¹来表现尼克无法确定社会身份时的彷徨。文本中出现了多次“叙事内不可靠性”，即叙事者在叙述尼克从战场回到塞内镇这一事件时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和评论。第三人称外视角模式的叙述使叙述者就像一台摄影机，缓慢移动镜头，让读者看到尼克的动作，但是却无法知道他的思想和感情。但是叙述者偶尔会跳脱这一视角，向读者展示尼克的内心活动：“尼克好久没有观望过小溪，没有见过鳟鱼了……随着鳟鱼的动作，尼克的心抽紧了。过去的感受全部都上心头”（196-197）。“好久”和“过去”两词使叙事产生了不可靠，因为外视角叙事者是不可能知道尼克过去经历过什么以及尼克正在想什么。很显然，叙事者在这里采取了全知视角，他暴露了对过去情况的了解，同时也表现出尼克内心世界的矛盾混乱，正如里蒙·凯南（Rimmon Kenan）所说“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做的描述和/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怀疑”（凯南 180）。这样的评论使读者开始怀疑尼克做出到塞内镇森林深处扎营不愿离开的选择真正原因，即尼克是尝试进入社会确立自己社会身份失败之后在自己热爱的大自然寻找庇护，因此“他感到已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了”（197），他要摆脱伦理身份不确定带来的困惑。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聂珍钊 9），因此回到海明威创作《故事集》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在海明威看来，20世纪是个黑暗的、空白的、多元的时代。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目标，背叛了人类的精神和感情。人类需要拯救自我，自己的精神和感情”（杨仁敬 193），这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迷惘的一代”。从这个伦理语境出发，我们就能理解面对暴力和战争，为什么尼克无法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而无法确认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陷入一片迷惘。那么，尼克会怎样拯救自我，走出迷惘呢？

三、尼克的自我道德教诲

在尼克确定“自然之子”伦理身份和经历社会伦理身份困惑的时候，都获得了一种帮助，这种帮助就是道德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道德教诲是人类在经过自然选择之后，进行伦理选择的重要途径（聂珍钊 248-249）。阅读、写作和回忆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文学创

1 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不同定义，可以参见【丹麦】佩尔·克罗格·汉森文，尚必武译：“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江西社会科学》，7（2008）：31-40。笔者在这里主要用的是论文第38页提到的叙述内不可靠性，即：不靠性为很多的话语符号所建构和支撑。凯瑟琳·沃尔称之为“声音”，即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地方的插话和评论，以及一些没有解决的自我矛盾的地方。

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既然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那么阅读、写作和回忆本身就具备了道德教诲的功能。在《故事集》中，尼克正是通过这些途径进行着自我道德教诲和心理疗愈。通过这些教诲，尼克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在不确定社会伦理身份时的彻底迷失。正是通过道德教诲，尼克拯救了自己的精神和感情，并且他将在道德教诲的指引下继续前行。

写作对尼克的道德教诲作用主要表现在帮助他在社会环境中摆脱对“自然之子”伦理身份的过度依赖，彰显主体性，积极确立社会伦理身份从而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要是能写出来的话，就能排遣开了。他曾写出许多事情，就都排遣开了”（289）。这是尼克在《两代父子》中的内心独白。它明确表明尼克通过写作排遣了内心的不悦，表明了写作的心理压力排遣作用。《论写作》是海明威发表《在我们的时代里》时从《大双心河》中删掉的结尾部分。对于这一部分，评论家的争议很多。包括《故事集》编者菲利普·杨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海明威在这个短篇里完全把自己和尼克等同起来。但是，黛布拉·摩多摩格（Debra Modellmog）基于尼克是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的前提，提出“写作使尼克必须面对他在《大双心河》中想要逃避的内心的混乱”（Modellmog 607-608）。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正如韦恩·布斯（Wayne Booth）所言：“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仅包括从作品所有人物的行动和受难中得出意义，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道德和情感”（布斯 74-75）。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的尼克通过写作对故事中的尼克进行道德教诲，使故事中的尼克不至于完全依赖于他“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而完全逃避社会责任。

阅读这一教诲方式使尼克慢慢走出了伦理身份的困惑。《三下枪声》中，当尼克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会离世而去时感到非常难受，就选择在过道中借夜明灯看《鲁滨孙漂流记》，希望“借此忘却生命总有一天会断送这一事实”（4），阅读让他重拾勇气。《最后一方清净地》中，兄妹俩是要逃避追捕的，但如前文所述，他们并没有把这视为此行的重要目的，所以了解尼克的妹妹在准备必需品的时候还带上了好几本书，故事以尼克要为妹妹大声朗读《呼啸山庄》结束。阅读让兄妹俩能忘却可能存在的危险。同样，在《大双心河》中，尼克本人也表达了强烈的阅读愿望：“但愿自己带了些书报来。他想阅读。他不想继续向前走进沼地”（216）。阅读让尼克深化了对生命的认识，让尼克接受了心灵的洗礼，让他即使是在压抑、危险的处境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阅读，尼克意识到自己依然有社会责任，不能一味沉心于自然。可以说，阅读让尼克不再是一个对自己身份“迷惘的人”。

回忆给尼克的道德教诲作用主要表现为回忆使尼克正视自己应当确立的社会伦理身份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重新振作起来。在短篇《我躺下》中，海明威中运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通常有两种眼

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位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申丹 238）。故事开始，叙述者“我”就通过“那天夜间”、“那年夏天”（159）这样的短语就向读者暴露了他的存在。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去回忆战争期间一个个失眠的夜晚，是叙述自我。在具体回忆的事件中，“我”身临其境，是回忆自我。关于叙述自我和回忆自我交替出现的叙事模式所起到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叙述自我则可以用现在的眼光去观察往事，同时也可以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经历中的‘我’。叙述自我，通过‘想想’与回忆来重组经验自我曾经的经历，通过叙述将其重新展现，并在叙述中获得反思，从而达到情感宣泄与心灵救赎的目的”（方小莉 22）。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也区分了作为战士的尼克和作为叙述者的尼克，指出“叙述者尼克的回忆是为了让战士尼克重拾自律且有治愈力的自我”（Phelan 53）。也就是说，因为战争困扰而无法入睡的尼克通过回忆的方式宣泄了压抑的情感，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获得了自我心灵的救赎。《两代父子》中，作为儿子的尼克和他父亲的关系也是通过回忆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大篇幅的回忆为尼克提供了从伦理角度重新认识“父亲”这一伦理身份的机会。对父亲的怀念和回忆为尼克提供了道德范例，使他获得了如何做父亲的道德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故事集》中的尼克对他的伦理身份的认知经历了从确定到困惑的过程。少年时期的尼克因为和自然的亲密接触顺利地确认了作为“自然之子”的伦理身份。在走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他却由于对“自然之子”身份的过度依赖而陷入了对其它伦理身份的困惑中。他无法确认自己作为朋友、恋人、士兵、丈夫以及父亲的身份，因而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即承担与这一身份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尼克的这种困惑复杂的情绪表现了典型的“迷惘的一代”的特征。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海明威在创作中追求的是对人生进行深刻的反思，他把一枚浸透人生各种滋味的果子给你去咀嚼，而他自己却含而不露，从不直言他所品出的滋味”（王守义 62）。海明威通过《故事集》的书写也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情愫和对社会的迷惘。但同时，就像尼克通过阅读、写作和回忆等方式进行自我道德教诲最终必将走出伦理身份的困惑一样，作品本身也蕴含了海明威对未来的希望。

Works Cited

- Beegel, Susan F. "Second Growth: The Ecology of Loss in *Fathers and Sons*." <《海明威短篇小说》新论>, Paul Smith 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5-110.
- [Smith, Paul ed. *New Essays on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P, 2007: 75-110.]
- Cirino, Mark. "Hemingway's 'Big-Hearted River': Nick's Strate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Mental Control."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7. 2 (2011):115-140.

- Daiker, Donald A. "In Defense of Hemingway's Young Nick Adams: 'Everything Was Gone to Hell Inside of Me.'"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57. 2 (2015): 242-257.
- Moddelmog, Debra A. "The Unifying Consciousness of a Divided Conscience: Nick Adams as Author of *In Our Time*." *American Literature* 60. 4 (1988): 591-610.
- Phelan, James. "Now I Lay Me: Nick's Strange Monologue, Hemingway's Powerful Lyric, and the Reader's Disconcerting Experience." 《<海明威短篇小说>新论》，Paul Smith 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7-72。
- [Smith, Paul ed. *New Essays on Hemingway's Short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P, 2007: 47-72.]
- 【美】W. C. 布斯，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 Hua Ming, Zhou Xian. Beijing: Peking UP, 1987.]
- 方小莉：《叙述理论与实践——从经典叙述学到符号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
- [Fang, Xiaoli. *Narr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Classical Narratology to Semio-narratology*. Chengdu: Sichuan UP, 2016.]
- 【美】海明威：《尼克亚当斯故事集》，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 [Hemingway, Ernest. *The Nick Adams Stories*. Trans. Chen Liangt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以】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 [Kenan, Rimmon. *Narrative Fiction*. Trans. Yao Jinq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丹麦】佩尔·克罗格·汉森文：“不可靠叙述者之再审视”，尚必武译，《江西社会科学》（7）2008：31-40。
- [Hansen, Per Krogh. Trans. Shang Biwu. "Reconsidering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7 (2008): 31-40.]
-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Shen, Dan. *Narratology and the Stylistics of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P, 2004.]
- 杨仁敬：《海明威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 [Yang, Renj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rnest Hemingway Studies*.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于冬云：“‘准则英雄’与‘他者’——海明威的早期创作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外国文学评论》1（2009）：133-147。
- [Yu, Dongyun. "'Code Hero' and 'Other': The Early Writings of Hemingway and Racial Politics in American Moderniz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09): 133-147.]
- 王守义：“海明威的尼克——人生反思”，《外国文学评论》2（1989）：62-64。
- [Wang, Shouyi. "Hemingway's Nick: A Reflection of Lif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1989): 62-64.]
- 郑慧子：《走向自然的伦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Zheng, Huizi. *Ethics towards the Natur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